# 雜阿含經卷第四十四　流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陁羅　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弥絺羅國菴羅園中時有婆四吒婆羅門尼有六子相續命終念子發狂裸形被髮隨路而走至弥絺羅菴羅園中尒時世尊無量大衆圍繞說法婆四吒婆羅門尼遥見世尊見已即得本心慙愧著耻斂身蹲坐尒時世尊告尊者阿難取汝欝多羅僧與彼婆四吒婆羅門尼令著聴法尊者阿難即受佛教取衣令著時婆羅門尼得衣著已至於佛前稽首礼佛退坐一面尒時世尊為其說法示教照喜已如佛常法說法次第乃至信心清淨受三自歸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礼而去彼婆四吒優婆夷於後時第七子忽復命終彼優婆夷都不啼哭憂悲惱苦時婆四吒優婆夷夫說偈而告婆四吒優婆夷言

先諸子命終　念子生憂苦　晝夜不飮食
乃至發狂乱　今喪第七子　而不生憂苦

婆四吒優婆夷即復說偈荅其夫言
見孫有千數　因緣和合生　長夜遷過去
我與君亦然
子孫及宗族　其數無限量　彼彼所生處
更互相殘食　若知生要者　何足生憂苦
我已知出離　生死存亡相　不復生憂苦
入佛正教故
時婆四吒優婆夷夫說偈歎曰
未曾所聞法　而今聞汝說　何處聞說法
不念子憂悲
婆四吒優婆夷說偈荅言
今日等正覺　在弥絺羅國　菴羅樹園中
永離一切苦　演說一切苦　苦習苦寂滅
賢聖八正道　安隱趣涅槃　則是我大師
深樂其正教　我已知正法　能開子憂苦
其夫婆羅門復說偈言
我今亦當往　弥絺菴羅園　彼世尊亦當
開我子憂苦
優婆夷復說偈言
當觀等正覺　柔軟金色身　不調者能調
廣度海流人
尒時婆羅門即嚴駕乘於馬車詣弥
絺羅菴羅園遥見世尊轉增信樂詣大

師前彼時大師即為說偈開其法眼
苦習滅道正向涅槃彼即見法成無
間等既知法已請求出家時婆羅門
即得出家獨靜思惟乃至得阿羅漢
世尊記說於第三夜逮得三明得三
明已佛即告之命遣御者乘車還家
告婆四吒憂婆夷令發隨喜語言婆
羅門往見世尊得淨信心奉事大師
即為說法為開法眼見苦聖諦苦集
苦滅賢聖八道安趣涅槃成無間等
既知法已即求出家世尊記說於第
三夜具足三明時彼御者奉教疾還
時婆四吒優婆夷遥見御者空車而
還即遥問言婆羅門為見佛不佛為
說法開示法眼見聖諦不御者白言
婆羅門已見世尊得淨信心奉事大
師為開法眼說四聖諦成無間等既
知法已即求出家專精思惟世尊記
說於第三夜具足三明時優婆夷心
即隨喜語御者言車馬屬汝加復賜
汝金錢一千已汝傳信言婆羅門宿
聞諦已得三明令我歡喜故御者白
言我今何用車馬金錢為車馬金錢



崔

還優婆夷我今當還婆羅門所隨彼
出家優婆夷言汝意如此便可速還
不久亦當如彼所得具足三明隨後
出家御者白言如是優婆夷如彼出
家我亦當然優婆夷言汝父出家汝
隨出家我今不久亦當隨去如空野
大龍乘虛而遊其餘諸龍龍子龍女
悉皆隨去我亦如是執持衣鉢易養
易滿御者白言優婆夷若如是者所
願必果不久當見優婆夷少欲知足
執持衣鉢人所棄者乞受而食剃鬚
染衣於陰界入斷除愛欲離貪繫縛
盡諸有漏彼婆羅門及其御者婆四
吒優婆夷優婆夷女孫陁槃梨悉皆
出家究竟苦邊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毗舍離國大林
精舍時有毗梨耶婆羅豆婆遮婆羅
門晨朝買牛未償其價即日失牛六
日不見時婆羅門為覓牛故至大林
精舍遙見世尊坐一樹下儀容挺特
諸根清淨其心寂默成就止觀其身
金色光明焰照見已即詣其前而說
偈言

云何無所求　空寂在於此　獨一處空閑
而得心所樂
爾時世尊說偈答曰
若失若復得　於我心不亂　婆羅門當知
莫謂彼如我　心計於得失　其心不自在
時婆羅門復說偈言
最勝梵志處　如比丘所說　我今當自說
真實語諦聽　沙門今定非　最朝失牛者
六日求不得　是故安樂住　沙門今定非
種殖胡麻田　處其草荒穢　是故安樂住
沙門今定非　種稻田乏水　畏苗枯便死
是故安樂住　沙門今定無　寡女有七人
恚養孫遺子　是故安樂住　沙門今定無
七不愛念子　放逸多負債　是故安樂住
沙門今定無　債主守其門　求索長息財
是故安樂住　沙門今定無　七領重臥具
憂勤擇諸垂　是故安樂住　沙門今定无
赤眼黃髮婦　晝夜聞惡聲　是故安樂住
沙門今定無　空倉群鼠戲　常憂其亂之
是故安樂住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我今日定不　最朝失其牛　六日求不得
是故安樂住　我今日定無　種殖胡麻田

雜阿含經卷第四十四　第十五張　丞

[illegible]

常恐其荒没　是故安樂住　我今日定無
種稲田之水　畏莽便枯死　是故安樂住
我今日定無　寡女有七人　悉養孫遺子
是故安樂住　我今日定無　七不愛念子
放逸多負債　是故安樂住　我今日定無
債主守其門　求索長息財　是故安樂住
我今日定無　七領重卧具　憂勤擇諸蚤
是故安樂住　我今日定無　黃頭赤眼婦
晝夜聞惡聲　是故安樂住　我今日定無
空倉群鼠戲　常憂其飢之　是故安樂住
不捨念不念　衆生安樂住　斷欲離恩愛
而得安樂住
尒時世尊為精進婆羅豆婆遮婆羅
門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如佛常法次
第說法布施持戒乃至於正法中心
得無畏即從座起合掌白佛我今得
於正法律出家學道成比丘分修梵
行不佛告婆羅門汝今可得於正法
律出家受具足修諸梵行乃至得阿
羅漢心善解脫尒時精進婆羅豆婆
遮婆羅門得阿羅漢緣自覺知得解
脫樂而說偈言
我今甚欣樂　大仙法之上　得離貪欲樂

不生見芬佛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婆羅樹林婆羅
門聚落尒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入
婆羅門聚落乞食有非時雲起尒
時世尊作是念我今當往婆羅門聚
落婆羅長者大會堂中作是念已即
往向彼大會堂所時婆羅門長者悉
集堂上遙見世尊共相謂言彼剃頭
沙門竟知何法尒時世尊告彼婆羅
聚落婆羅門長者言諸婆羅門有知
法者有不知者刹利長者亦有知法
者有不知法者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非朋欲勝朋　王不伏難伏　妻不求勝夫
無子不恭父　無會無智者　無智不法言
貪恚癡悉斷　是則名智者
時彼婆羅門長者白佛言善士瞿曇
善士夫可入此堂就座而坐世尊坐
已即白言瞿曇說法我等樂聽尒時
世尊為彼大會婆羅門長者種種說
法示教照喜已復說偈言
愚智群聚會　非說孰知明　能說寂靜道
因說智則辯　說者顯正法　建立大仙幢
善說為仙幢　法為羅漢幢

尒時世尊爲婆羅聚落婆羅門長者
建立正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從
座起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拘薩羅人間遊
行至浮梨聚落住天作婆羅門菴羅
園中尊者優波摩爲侍者尒時世尊
患背痛告尊者優波摩汝舉衣鉢已
往至天作婆羅門舍時天作婆羅門
處於中堂令梳頭者理剃鬚髮見尊
者優波摩於外門住見已即說偈言

何等剃鬚髮　身著僧伽梨　住於彼門外
爲欲何所求

尊者優波摩說偈答言

羅漢世善逝　所患背風疾　頗有安樂水
療牟尼疾不

時天作婆羅門以滿鉢酥一瓶油一
瓶石蜜使人擔持幷持暖水隨尊者
優波摩詣世尊所以塗其體暖水洗
之酥蜜作飲世尊背疾即得安隱時
天作婆羅門晨朝早起往詣佛所稽
首礼足退坐一面而說偈言

何言婆羅門　施何得大果　何等爲時施
云何淨福田

尒時世尊說偈答言

若得宿命智　見天定趣生　得盡諸有漏
牟尼起三明　善知心解脫　解脫一切貪
說名婆羅門　施彼得大果　施彼爲時施
隨所欲福田

時天作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
作礼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拘薩羅人間遊
行於一夜時住止婆羅林中時有一
婆羅門去婆羅林不遠營作田業晨
朝起作至婆羅林中遥見世尊坐一
樹下儀容端正諸根清淨其心寂定
具足成就第一止觀其身金色光明
徹照見已往詣其所白言瞿曇我逝
在此經營事業故樂此林瞿曇於此
有何事業樂此林中復說偈言

比丘於此林　為何事業故　獨一守空閑
樂於此林中

尒時世尊說偈答曰

無事於此林　林根久已斷　於林離林脫
禪思不樂斷

時彼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
礼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拘薩羅人間遊
行夜宿一婆羅林中時有一婆羅門
近彼林側與五百年少婆羅門共彼
婆羅門常稱歎欽想欲見世尊何時
遊於此林我因得見遇問所疑頗有
閑暇為我記說時彼婆羅門年少弟
子為採薪故入於林中遥見世尊坐
一樹下儀容端正諸根寂靜其心寂
定形若金山光明徹照見已作是念
我和上婆羅門常稱歎欽仰欲見瞿
曇問其所疑今此沙門瞿曇到此林
中我當疾往白和上令知即持薪束
疾還學堂捨薪束已詣和上所白言
和上當知和上由來常所稱歎欽仰
欲見沙門瞿曇脫到此林當問所疑
今日瞿曇已到此林和上知時時婆
羅門即詣世尊所面相問訊慰勞已
退坐一面而說偈言

獨入此恐怖　深邃叢林中　堅住不傾動
善修正勤法　無歌儛音樂　寂默住空閑
我所未曾見　獨樂深林者　欲求於世間
自在增上主　為三十三天　天上自在樂
何故深林中　苦行自枯槁

尒時世尊說偈荅言
若欲種種求　諸界多種著　彼一切皆是
愚癡之根本　如是一切求　我久悉已吐
不求不諂偽　一切無所觸　於一切諸法
唯一清淨觀　得無上菩提　禪思修不樂
婆羅門復說偈言
我今敬礼汝　大寂牟尼尊　禪思之妙王
覺無邊大覺　如来天人救　巍巍若金山
解脫於藂林　於林永不著　已拔深利刺
清淨無餘跡　論師之上首　言說最勝辯
人中雄師子　震吼於深林　顯現諸聖諦
集滅八正道　能盡衆苦聚　乗出淨無垢
自脫一切苦　濟彼苦衆生　安樂衆生故
演說於正法　已斷於恩愛　遠離於欲網
斷除於一切　有愛之結縛　如水生蓮花
塵水不染著　如日停虛空　清淨無雲翳
善哉我今日　至拘薩羅林　得見於大師
雨足之勝尊　大林大精進　得第一廣度
調御師之首　敬礼無所畏
時婆羅門廣說斯偈讃歎佛已聞佛
所說歡喜隨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拘薩羅人間遊
行宿於孫陁利河側尒時世尊剃髮

未久於後夜時結跏趺坐正身思惟
繫念在前以衣覆頭時孫陁利河側
有婆羅門住止夜起持祠餘食不盡
時至河邊欲求大德婆羅門以奉之
尒時世尊聞河邊婆羅門聲聞已謦
咳作聲却衣現頭時孫陁利河側婆
羅門見佛已作是念是剃頭沙門非
婆羅門欲持食還去彼婆羅門復作
是念非獨沙門是剃頭者婆羅門中
亦有剃頭應往至彼問其所生時孫
陁利河側婆羅門詣世尊所而問之
言為何姓生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汝莫問所生 但當問所行 刻木為鑽燧
亦能生於火 下賤種姓中 生堅固牟尼
智慧有慚愧 精進善調伏 究竟大明際
清淨修梵行 而今正是時 應奉施餘食
時孫陁利河側婆羅門復說偈言
我今吉良日 求福修供養 遇得見大士
三時最勝尊 若不見佛者 當更施餘人
尒時孫陁利河側婆羅門轉得信心
即持餘食以奉世尊世尊不受以說
偈得故如上因說偈而得食廣說孫
陁利河側婆羅門白佛言世尊今此



峯

施食當置何所佛告婆羅門我不見
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天神世人有
能食此食令身安隱者汝持此食
去著無虫水中及少生草地時婆羅
門即持此食著無虫水中水即烟起
涌沸啾啾作聲如燒鐵丸投之冷水
烟起涌沸啾啾作聲如是彼食著无
虫水中烟起涌沸啾啾作聲孫陁利
河側婆羅門心欲恐怖身毛皆竪謂
為灾變馳走上岸集聚乾木供養祠
火令息灾恠世尊見彼集聚乾木供
養祠火望息灾恠見已即說偈言

婆羅門祠火　焚燒乾草木　莫呼是淨道
能却諸灾患　此則惡供養　而謂為黠慧
作如是因緣　外道取修淨　汝今棄薪火
起內火熾然　常修不放逸　常當於供養
處處興淨信　廣施設大會　心意為束薪
瞋恚黑烟起　妄語為塵味　口舌為木杓
胷懷熾火處　欲火常熾然　當善自調伏
消滅士夫火　正信為大河　淨戒為渡濟
澄淨清流水　智者之所歎　人中淨天德
當於中洗浴　涉水不著身　安樂度彼岸
正法為深淵　福德為下濟　澄淨水充滿

智者所讚嘆　人中天淨德　當於中洗浴
涉水不著身　安樂度彼岸　真諦善調御
攝護修梵行　慈悲為苦行　真實心清淨
沐浴以正法　智者所稱歎
尒時孫陁利河側婆羅門聞佛所說
歡喜隨喜復道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拘薩羅人間遊
行住孫陁利河側叢林中時有孫陁
利河側住止婆羅門來詣佛所面相
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問佛言瞿曇
至孫陁利河中洗浴不佛告婆羅門
何用於孫陁利河中洗浴為婆羅門
白佛瞿曇孫陁利河是濟度之數是
吉祥之數是清淨之數若有於中洗
浴者悉能除人一切諸惡尒時世尊
即說偈言
非孫陁利河　亦非婆休多　非伽耶薩羅
如是諸河等　作諸惡不善　能令其清淨
恒河婆休多　孫陁利河等　愚者常居中
不能除衆惡　其清淨之人　何用洗浴為
其清淨之人　何用布薩為　淨業以自淨
是生於受持　不殺亦不盜　不婬不妄語
信施除慳垢　於斯而洗浴　於一切衆生

常起慈悲心 井水以洗浴 用伽耶等為
內心自清淨 不待洗於外 下賤田舍兒
身體多汗垢 以水洗塵穢 不能淨其內
尒時孫陁利河側婆羅門聞佛所說
歡喜隨喜從座起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迦毗羅衛國尼
拘律園中時有縈髻羅豆婆遮婆羅
門本俗人時為佛善知識来詣佛所
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而說
偈言
外身縈髻者 是但名縈髻 內心縈髻者
是結縛衆生 今請問瞿曇 云何解縈髻
尒時世尊說偈荅言
受持於淨戒 內心修正覺 專精勤方便
是則解縈髻
時縈髻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
從座起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迦毗羅衛國尼
拘律園中時有縈髻波羅豆婆遮婆
羅門来詣佛所而前問訊相慰勞已
退坐一面而說偈言
身外縈髻者 是但名縈髻 內心縈髻者
是結縛衆生 我今問瞿曇 如此縈髻者

云何作方便　於何斷縈髻
尒時世尊說偈荅言
眼耳及與鼻　舌身意入處　於彼名及色
滅盡令無餘　諸識永滅者　於彼斷縈髻
佛說此經已　縈髻婆羅豆婆遮婆羅
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欝毗羅聚落尼
連禪河側菩提樹下成佛未久尒時
世尊獨靜思惟作是念不恭敬者則
為大苦無有次序無他自在可畏懼
者則於大義有所退減有所恭敬有
次序有他自在者得安樂住有所恭
敬有次序有他自在大義滿足頗有
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天神世人中
能於我所具足戒勝三昧勝智慧勝
解脫勝解脫知見勝令我恭敬宗重
奉事供養依彼而住復作是念無有
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天神世人能
於我所戒具足勝三昧勝智慧勝解
脫勝解脫知見勝令我恭敬宗重奉
事供養依彼而住者唯有正法令我自
覺成三藐三佛陁者我當於彼恭敬
宗重奉事供養依彼而住所以者何



[illegible]

過去如来應等正覺亦於正法恭敬
宗重奉事供養依彼而住諸當来世
如来應等正覺亦於正法恭敬宗重
奉事供養依彼而住尒時娑婆世界
主梵天王知世尊心念已如力士屈
伸臂頃從梵天没住於佛前歎言善
哉如是世尊如是善逝懈怠不恭敬
者甚為大苦廣說乃至大義滿足其
實無有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天神
世人於世尊所戒具足勝三昧勝智
慧勝解脫勝解脫知見勝令世尊恭敬
宗重奉事供養依彼而住者唯有正
法如来自悟成等正覺則是如来所
應恭敬宗重奉事供養依彼而住者
所以者何過去諸如来應等正覺亦
於正法恭敬宗重奉事供養依彼而
住諸未来如来應等正覺亦當於正
法恭敬宗重奉事供養依彼而住世
尊亦當於彼正法恭敬宗重奉事供
養依彼而住時梵天王復說偈言

過去等正覺　及未来諸佛　現在佛世尊
能除衆生憂　一切恭敬法　依正法而住
如是恭敬者　是則諸佛法

時梵天王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
佛足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欝毗羅聚落尼
連禪河側菩提樹下成佛未久尒時
世尊獨靜思惟作是念有一乘道能
淨衆生度諸憂悲滅除苦惱得真如
法謂四念處何等為四身身觀念處
受心法法觀念處若有人不樂四念處
者則不樂如聖法不樂如聖法者則
不樂如聖道不樂如聖道者則不樂
甘露法不樂甘露法者則不解脫生
老病死憂悲惱苦若樂修四念處者
則樂修如聖法樂修如聖法者則樂
如聖道樂如聖道者則樂甘露法樂
甘露法者得解脫生老病死憂悲惱
苦尒時娑婆世界主梵天王知佛心
念已譬如力士屈伸臂頃於梵天沒
住於佛前作是歎言如是世尊如是
善逝有一乘道能淨衆生謂四念處
乃至解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時梵
天王復說偈言
謂有一乘道　見生諸有邊　演說於正法
安慰苦衆生　過去諸世尊　以乘斯道度

雜阿含經卷第四十四　第十八張　一承

峯

當来諸世尊 亦度乘斯道 現在尊正覺
乘此度海流 究竟生死際 調伏心清淨
於生死輪轉 恚已永消盡 知種種諸界
慧眼顯正道 譬若恒水流 恚歸趣大海
激流浚漂遠 正道亦如是 廣智善顯示
逮得甘露法 殊勝正法輪 本所未曾聞
哀愍衆生故 而為衆生轉 覆護天人衆
令度有彼岸 是故諸衆生 咸皆稽首礼
尒時梵天王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
首佛足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欝毗羅聚落尼
連禪河側菩提樹下成佛未久尒時
娑婆世界主梵天王絶妙色身於後
夜時来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而說偈言
於諸種姓中 剎利兩足尊 明行具足者
天人中冣勝
佛告梵天王如是梵天如是梵天
於諸種姓中 剎利兩足尊 明行具足者
天人中冣勝
佛說是經已娑婆世界主梵天王聞
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
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住止空閑無聚落處與比丘衆夜宿其中尒時世尊為諸比丘說隨順阿練若法時娑婆世界主梵天王作是念今者世尊在拘薩羅人間遊行住一空閑無聚落處與諸大衆止宿空野尒時世尊為諸大衆說隨順空法我今當往隨順讚嘆辟如力士屈伸臂頃於梵天没住於佛前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而說偈言

習近邊林座　斷除諸煩惱　若不樂空閑
入衆自攝護　自調伏其心　家家行乞食
攝持於諸根　專精繫心念　然後習空閑
阿練若牀座　遠離諸恐怖　無畏安隱住
若彼諸凶險　惡虵衆毒害　黑雲大闇冥
震雷曜電光　離諸煩惱故　晝夜安隱住
如我所聞法　乃至不究竟　獨一修梵行
不畏千死魔　若修於覺道　不畏於万數
一切須陁洹　或得斯陁含　及阿那含者
其數亦無量　不能定其數　恐怖於妄說

時娑婆世界主梵天王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已為佛作礼即没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迦毗羅衛迦毗

羅衛林中與五百比丘俱皆是羅漢
諸漏已盡所作已作離諸重擔逮得
已利盡諸有結正智心善解脫尒時
世尊為諸大衆說涅槃相應法時有
十方世界大衆威力諸天皆悉来會
供養世尊及比丘僧復有諸梵天王
住於梵世作是念今日佛住迦毗羅
衛國如上廣說乃至供養世尊及諸
大衆我今當往各各讚嘆作是念已
辟如力士屈伸臂頃從梵天没住於
佛前第一梵天即說偈言
於此大林中　大衆普雲集　十方諸天衆
皆悉来恭敬　故我遠来礼　最勝難伏僧
第二梵天復說偈言
是諸比丘僧　真實心精進　於此大林中
攝諸根求度
第三梵天次說偈言
善方便消融　恩愛深利剌　堅固不傾動
如因陁羅幢　度深塹水流　清淨不求欲
善度之導師　諸調伏大龍
第四梵天次說偈言
歸依於佛者　終不墮惡趣　能斷人中身
得天身受樂
各說偈已四梵天身即没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陁
竹園時有娑婆世界主梵天王日日
精勤往詣佛所尊重供養時娑婆世
界主作是念今旦太早而来見佛正
值世尊入大三昧我等且當入提婆
達多伴黨瞿迦梨比丘房中作是念
已即入彼房至房户中以指扣户口
說是言瞿迦梨瞿迦梨於舍利弗
目連所起淨信心汝莫長夜得不
饒益苦瞿迦梨言汝是誰梵天荅言
娑婆世界主梵天王瞿迦梨言世尊
不記汝得阿那舍耶梵天王言如是
比丘瞿迦梨言汝何故来娑婆世界
主梵天王荅言此不可治即說偈言
於無量處所　生心欲籌量　何有黠慧者
而生此覺想　無量而欲量　是陰蓋凡夫
時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往詣佛所稽
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常
日日勤到佛所親覲供養我作是念
今旦太早来見世尊正值世尊入大
三昧我且當入提婆達多伴黨瞿迦
梨比丘房中即住户中徐徐扣户口
說是言瞿迦梨瞿迦梨當於舍利弗



峯

目揵連賢善智慧者所起淨信心莫
長夜得不饒益苦瞿迦梨言汝是誰
我即荅言是娑婆世界主梵天王瞿
迦梨言世尊不記汝得阿那含耶我
即荅言如是瞿迦梨復言汝何故来
我作是念此不可治即說偈言
於不可量處 發心欲籌量 不可量欲量
是陰蓋凡夫
佛語梵王如是如是梵王
於不可量處 而發心欲量 何有智慧人
而生此妄想 不可量欲量 是陰蓋凡夫
佛說此經已娑婆世界主梵天王聞
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為佛作礼
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陁
竹園尒時大梵天王及餘別梵天善
辟別梵天日日方便往見供養世尊
時有婆句梵天見別梵天善辟梵天
精勤方便而問言汝欲何之彼即荅
言欲見世尊恭敬供養時婆句梵天
即說偈言
彼有四鵠鳥 三種金色宮 五百七十二
修行禪思者 熾焰金色身 普照梵天宮

汝且觀我身　何用至彼為
尒時善梵王別梵王善辟別梵王復
說偈言
雖有金色身　普照梵天宮　其有智慧者
知色有煩惱　智者不樂色　於其心解脫
時彼善梵天別梵天善辟別梵天往
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
世尊我今方便欲来見世尊恭敬供
養有娑句梵天見我方便而問我言
汝今方便欲何所之我即荅言欲往
見世尊礼事供養娑句梵天即說
偈言
有四種鵠鳥　三種金色宮　五百七十二
於中而禪思　觀我身金色　普照梵天宮
汝且觀我身　何用至彼為
我即說偈而荅彼言
雖有金色身　普照梵天宮　當知真金色
是則煩惱事　智者解脫色　於色不復樂
佛告梵天如是梵天如是梵天
雖有真金色　普照梵天宮　當知真金色
則是煩惱事　智者解脫色　於色不復樂
時彼梵天為迦吒務陁伍沙比丘故
說偈言

夫士生世間　利斧在口中　還自斬其身
斯由惡言故　應毀者稱譽　應譽而反毀
惡口增其過　所生無安樂　博弈酒喪財
其過失甚少　惡心向善逝　是則為大過
地獄有百千　名尼羅浮地　三十有六百
及五阿浮陀　斯皆謗聖獄　口意惡願故
佛說此經已彼諸梵天聞佛所說歡
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
竹園時有婆句梵天住梵天上起如
是惡邪見言此處常恒非變易法純
一出離之處尒時世尊知婆句梵天
心念已入於三昧如其正受於王舍
城沒住梵天上婆句梵天遥見世尊
而說偈言
梵天七十二　造作諸福樂　自在而常住
生老死已過　我於諸明論　修習已究竟
彼諸天衆等　唯謂我長存
尒時世尊說偈荅言
此則極短壽　非是長存者　而婆句梵天
自謂為長壽　尼羅浮多獄　其壽百千數
我悉憶念知　汝自謂長存
婆句梵天復說偈言

佛世尊所見　其劫數無邊　生老死憂悲
皆悉已過去　唯願說知我　過去曾所更
受持何戒業　而得生於此
尒時世尊說偈答言
過去久遠劫　於大曠野中　有諸大衆行
多賢聖梵行　飢乏無資粮　汝救之令度
慈救心相續　經劫而不失　是則汝過去
所受持功德　我悉憶念知　久近如眠覺
過去有村邑　為賊所抄掠　汝時悉皆救
令其得解脫　是則過去世　所受持福業
我憶此因緣　久近如眠覺　過去有人衆
乘船恒水中　惡龍持彼船　欲盡害其命
汝時以神力　救令得解脫　是則汝過去
所受持福業　我憶是因緣　久近如眠覺
婆句梵天復說偈言
決定悉知我　古今壽命事　亦知餘一切
是則為正覺　是故所受身　金光炎普照
其身住於此　光明遍世間
尒時世尊為婆句梵天種種說法示
教照喜已　如其正受從梵天沒還王
舍城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　時有一梵天住梵天上起如

是邪見言此處常恒不變易純一出
離未曾見有來至此處況復有過此
上者尒時世尊知彼梵天心之所念
即入三昧如其正受於舍衛國沒現
梵天宮當彼梵天頂上於虛空中結
跏趺坐正身繫念尒時尊者阿若俱
隣作是念今日世尊為在何所即以
天眼淨過人關眼觀見世尊在梵天
上見已即入三昧如其正受於舍衛
國沒現彼梵世在於東方西面向佛
結跏趺坐端身繫念在佛座下梵天
座上尒時尊者摩訶迦葉作是念今
日世尊為在何所即以天眼淨過於
人眼見世尊在梵天上見已即入三
昧如其正受於舍衛國沒現梵天上
在於南方北面向佛結跏趺坐端身
繫念在佛座下梵天座上時尊者舍
利弗作是念世尊今者為在何所即
以天眼淨過於人眼見世尊在梵天
上見已即入三昧如其正受於舍衛
國沒住梵天上在於西方東面向佛
結跏趺坐端身繫念在佛座下梵天
座上

尒時尊者大目揵連即作是念今日世尊為在何所以天眼淨過於人眼遥見世尊在梵天上見已即入三昧如其正受於舍衛國沒住梵天上在於北方南面向佛結跏趺坐端身繫念在佛座下梵天座上尒時世尊告梵天曰汝今復起是見從本已来未曽見有過我上者不梵天白佛我今不敢復言我未曽見有過我上者唯見梵天光明被鄣尒時世尊為彼梵天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已即入三昧如其正受於梵天上沒還舍衛國尊者阿若俱隣摩訶迦葉舍利弗為彼梵天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已即入三昧如其正受於梵天沒還舍衛國唯尊者大目揵連仍於彼住時彼梵天問尊者大目揵連世尊諸餘弟子悉有如是大德大力不時尊者大目揵連即說偈言

大德具三明　通達觀他心　漏盡諸羅漢
其數無有量

時尊者大目揵連為彼梵天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已即入三昧如其正受

於梵天没還舍衛國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俱尸那竭國力士生地堅固雙樹林尒時世尊臨般涅槃告尊者阿難汝於堅固雙樹間敷繩牀北首如来今日中夜於無餘涅槃而般涅槃時尊者阿難奉世尊教於雙堅固樹間為世尊敷繩牀北首已還世尊所稽首礼足白言世尊已為如来於雙堅固樹間敷繩牀令北首於是世尊往就繩牀右脅著地北首而卧足足相累繫念明相尒時世尊即於中夜於無餘涅槃而般涅槃般涅槃已雙堅固樹尋即生花周匝垂下供養世尊時有異比丘即說偈言

善好堅固樹 枝條垂礼佛 妙花以供養
大師般涅槃

尋時釋提桓因說偈

一切行無常 斯皆生滅法 雖生尋以滅
斯寂滅為樂

尋時娑婆世界主梵天王次復說偈言

世間一切生 立者皆當捨 如是聖大師



庫

世間無有比　逮得如来力　普為世間眼
終歸會磨滅　入無餘涅槃
尊者阿那律　隨次復說偈言
出息入息住　意善攝護　從所依而来
世間般涅槃　大恐怖相生　令人身毛竪
一切行力具　大師般涅槃　其心不懈怠
亦不住諸愛　心法漸解脫　如薪盡火滅
如来涅槃後七日尊者阿難住枝提
所而說偈言
導師此寶身　往詣梵天上　如是大神力
內火還燒身　五百㲲纏身　悉燒令磨滅
千領細㲲衣　以衣如来身　唯二領不燒
最上及襯身
尊者阿難說是偈時諸比丘默然悲喜

雜阿含經卷第四十四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雜阿含經卷第四十四　第二十張　流